

目录

总序	王文斌	xiii
前言	李新良 袁毓林	xviii

第一章 叙实性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1

1.1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对叙实性问题的提出	1
1.2	Karttunen (1971) 对谓词蕴涵性的研究	7
1.2.1	断言	8
1.2.2	否定	9
1.2.3	疑问	10
1.2.4	情态	12
1.2.5	时态	12
1.3	英语谓词的叙实性类型研究	15
1.3.1	Leech (1983) 对叙实性的研究	15
1.3.2	Givón (2001) 的感知、认知及话语动词研究	18
1.3.3	Levinson (1983) 的预设触发语研究	19
1.3.4	Karttunen (2014) 的评价性形容词研究	22
1.3.5	Kastner (2015) 的预设动词研究	23
1.4	本章小结	27

第二章 汉语动词叙实性的理论探索 28

2.1	动词叙实性分类观念的介绍与引进	28
-----	-----------------	----

2.1.1	语用学界对叙实动词的研究	28
2.1.2	语法学界对叙实性的研究	29
2.2	叙实性概念的演变过程及重新梳理	32
2.3	汉语叙实性动词的系统性差别和判别标准	34
2.3.1	追补测试	35
2.3.2	否定提升测试	36
2.3.3	疑问提升测试	38
2.3.4	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测试	40
2.3.5	宾语小句主宾语的提取测试	41
2.3.6	宾语小句的关系化测试	44
2.4	关于叙实性的其他理论思考	45
2.5	本章小结	47
 第三章 叙实动词的句法语义研究		 48
<hr/>		
3.1	“知道”的叙实动词身份及其叙实功能	48
3.2	降级操作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51
3.2.1	宾语小句的话题化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51
3.2.2	宾语小句的指称化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52
3.2.3	SVO 句式内嵌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53
3.3	主语语义特征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54
3.4	疑问句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58
3.5	情态动词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60
3.6	条件句与“知道”的叙实功能	63
3.7	本章小结	66

第四章 反叙实动词的句法语义研究 67

- 4.1 反叙实动词共有的句法语义特征 67
 - 4.1.1 反叙实动词的反叙实功能 68
 - 4.1.2 反叙实动词对否定的排斥 70
 - 4.1.3 反叙实动词对疑问提升的排斥 74
- 4.2 “假装”类动词宾语的真假分化及其语法条件 75
 - 4.2.1 “假装”类动词宾语的真假分化 76
 - 4.2.2 “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分化的语法条件 77
- 4.3 “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分化的动因解释 81
 - 4.3.1 “假装”类动词的概念结构和语义表达 81
 - 4.3.2 假装行为的社会符号学分析 84
 - 4.3.3 假装行为的选择性语言编码及其句法语义后果 85
- 4.4 “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的频率偏向和复杂表现 89
 - 4.4.1 汉语“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的频率偏向和
复杂表现 89
 - 4.4.2 英语动词 pretend 宾语的情状类型与真假之别 90
 - 4.4.3 英语 pretend 句的否定表达形式 92
- 4.5 本章小结 93

第五章 非叙实动词的句法语义研究 96

- 5.1 “感觉”类动词的语义特点及其非叙实语义功能 96
- 5.2 主语的语义特征与“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漂移 98
 - 5.2.1 单复数 98
 - 5.2.2 权威程度 100
 - 5.2.3 亲历性 101

5.2.4	定指与不定指	102
5.3	状语与“感觉”类动词的叙实性漂移	104
5.3.1	语气状语对“感觉”类动词叙实性漂移的影响	104
5.3.2	时间状语对“感觉”类动词叙实性漂移的影响	105
5.4	“感觉”类动词叙实性漂移的不同层次	109
5.5	本章小结	113
第六章 名词的叙实性及其句法语义后果		115
<hr/>		
6.1	名词的叙实性及其论证方法	116
6.2	名词补足语小句和名词的叙实性现象	117
6.2.1	名词补足语小句和内容义名词	118
6.2.2	名词的叙实性现象及其判断标准	120
6.3	名词的物性角色和叙实性的检验与分类	123
6.3.1	叙实名词	125
6.3.2	反叙实名词	127
6.3.3	其他内容义名词的叙实性	129
6.4	名词叙实性特征的语义基础	138
6.5	本章小结	141
第七章 反事实表达与反事实思维		142
<hr/>		
7.1	语句意义的事实性分野	143
7.2	反事实条件句及其语法特性	145
7.2.1	反事实思维的一般语言形式	145
7.2.2	英语反事实条件句跟虚拟语气的关系	147
7.2.3	反事实条件句的前件与后件的时间关系	149

7.3	反事实思维的激发、生成和功能	150
7.3.1	反事实思维的激发因素与内容生成	150
7.3.2	反事实思维的情绪功能与推理功能	154
7.3.3	反事实思维的生成与后续影响的语篇表现	157
7.4	本章小结	160
第八章 汉语母语者的反事实表达及其思维		162
<hr/>		
8.1	关于汉语母语者反事实思维能力的争论	162
8.1.1	汉语母语者能否进行反事实推理?	163
8.1.2	汉语中无反事实条件句?	166
8.2	汉语反事实条件句的形式和意义特点	168
8.2.1	古代汉语中反事实条件句的形式和意义特点	168
8.2.2	现代汉语中反事实条件句的形式和意义特点	170
8.2.3	汉语方言中反事实条件句的形式和意义特点	173
8.3	汉语学者对反事实条件句的认识	175
8.4	从汉语反事实表达看其反事实思维的特点	179
8.5	本章小结	180
第九章 从汉英韩对比看汉语反事实条件句的形态特征		181
<hr/>		
9.1	引言	181
9.2	英语开放条件句与假设条件句的区分	182
9.3	假设条件句的狭义概念——替代条件句	184
9.4	本章小结	188

第十章 反事实推理的逻辑机制和语用特点 191

10.1	中国大学生反事实思维及其语言表达的调查.....	191
10.1.1	调查方法和访谈内容.....	191
10.1.2	调查结果和分析框架.....	193
10.2	对成功的反事实句的结构、功能和情绪分析.....	195
10.2.1	引导产出和主动产出的不对称性.....	195
10.2.2	前提和结论的相关性及其情绪偏向.....	197
10.2.3	归因偏向和前提类型的相关性及其解释.....	200
10.2.4	情态词语的广泛使用和反事实推理的 不确定性.....	203
10.3	未成功的反事实句的激发因素和内容构成.....	204
10.3.1	拒绝进行反事实思维和前提的不可控性.....	205
10.3.2	更换表达方式和具体的替代方案.....	206
10.4	反事实推理的逻辑机制.....	212
10.5	反事实推理的认知和语用特点.....	214
10.6	反事实推理的作用和局限性.....	216
10.7	本章小结.....	220

第十一章 愿望表达与反事实思维 221

11.1	现代汉语中反事实的愿望表达及其句法形式.....	221
11.2	愿望表达的反事实意义与复句形式.....	226
11.2.1	愿望表达的反事实意义的产生和发展.....	226
11.2.2	现代汉语反事实愿望的表达特点.....	233
11.3	本章小结.....	241

第十二章 汉日语愿望的事实性意义及其表达特点	243
12.1 愿望的表达形式及事实性意义.....	243
12.2 汉日语愿望表达中模糊的事实性意义及其解决方案	248
12.2.1 汉日语愿望句中模糊的事实性意义	248
12.2.2 汉日语中反事实愿望的表达策略.....	252
12.3 本章小结.....	263
第十三章 法庭反事实表达的论辩研究	266
13.1 法庭反事实表达的结构与功能.....	266
13.1.1 法庭论辩中的事实类型	268
13.1.2 法庭反事实表达中的因果关联.....	269
13.1.3 法庭反事实表达的结构类型与论证功能	271
13.2 法庭反事实表达的论辩效果	278
13.3 反事实表达在法庭论辩中的策略操控	283
13.4 本章小结.....	288
第十四章 叙实性与事实性的语言推理机制	290
14.1 叙实性表达背后的交互主观性和推理指引.....	290
14.2 反事实表达背后的因果推理及其动力学机制.....	296
14.3 叙实性和命题态度与言语行为.....	302
14.4 英汉反事实推理的两个小插曲.....	304
14.5 本章小结.....	306

第十五章 叙实性与事实性研究的发展趋势与未来议题 307

后记	312
参考文献	320
推荐文献	340
索引	342

前言¹

一、叙实性与事实性作为一种语言推理机制

人类长着一颗贪婪的大脑，不知疲倦地追寻宇宙苍生的真相与意义，永无止境地辨别世间万物的虚实与真伪。人们用语言进行思维和交际，对于有关语言表达所指称或陈述的事物的真假，自然会特别敏感。并且，人们通常能够很容易地透过语言表达作出真假判断，或者推出结论。当然，有时候语言推理的过程也会颇费周折，甚至无功而返。例如：

(1) 一个对口相声中的片段：

甲：你卖假货给我二大爷？

乙：我卖什么假货给你二大爷了？

甲：你卖假肢给我二大爷。

乙：唉！那是因为你二大爷缺一条腿。

甲：你卖的是假假肢！

乙：假假肢？那不成了真货了吗？

(2) 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外国人，他却卖力地假装是外国人，说着洋腔洋调的汉语。

¹ “前言”的前两部分内容选自《叙实性和事实性：语言推理的两种导航机制》，原载于《语文研究》（2020年第1期，第1—9页，作者：袁毓林）。

- (3) 有人像苏·凯瑞(Sue Carey)就表明, 我们的科学能力不过是一般的推理、钻研等常识能力的自然发展。我不太相信。我感觉 科学涉及十分不同的心智能力。(乔姆斯基 2011/2015: 99)
- (4) 伍迪·艾伦(Woody Allen)有一句名言:“我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不是别人。”(改编自平克 2007/2015: 247)
- (5) 网上流传的一道智力测验题:
有人说:如果昨天是明天的话就好了,这样今天就是周五了。
请回答:句中的“今天”到底是周几?

例(1)中语素“假”的多义性(伪造的vs.人造的),给咬文嚼字的人提供了设置意义陷阱的机会。例(2)中“知道”的宾语小句(“他不是外国人”)的所指命题必须是真的,相反“假装”的前一个宾语小句(“[他]是外国人”)的所指命题必须是假的;但是,“假装”的后一个宾语小句(“[他]说着洋腔洋调的汉语”)的所指命题似乎又是真的。于是,问题来了:假装出来的行为怎么能够是真的?例(3)中“表明”“相信”“感觉”的宾语小句(“我们的科学能力不过是一般的推理、钻研等常识能力的自然发展”“科学涉及十分不同的心智能力”)的所指命题是可真可假的,其真值完全取决于说话人或听话人的信念。例(4)中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那句充满纽约知识分子式机智和幽默的名言,反过来说,就是一个反事实假设条件句:“如果我是别人(而不是现在的我),那么将一生无所遗憾了。”貌似机智的狡黠中透露出艺术精英的矫情、成功人士的自矜,这个人生赢家实在是装酷和虚伪得可以。至于例(5)中的答案,需要在由周一至周日组成的、具有序列关系的时间标尺(sequential scale)上,对虚拟的“明天(=真实的昨天)”和“今天(周五)”与真实的“昨天”“今天(周几)”和“明天”进行对勘和周值的代入,得出虚拟世界比真实世界快或慢两天;因此,把虚拟世界中“今天”的周值(周五)加上或减去2,就是真实世界中“今天”的周值(即周三或周日)。像上文例(2)和例(3)中

动词预设其宾语小句真值的能力或性质，就是语义学上所谓的叙实性 (factivity)；像上文例(4)和例(5)中语句表示跟实际情况不同或相反的性质，就是语义学上所谓的事实性 (facticity)。

可见，一方面，语言运用无小事，不动脑筋会出错；另一方面，语言推理有窍门，略施小计悟妙谛。端看你能不能抓住语言表达提供的种种形式线索，循着语言推理的轨道，利用叙实性和事实性等各种语言推理机制。而这一切，背后又拜所谓的人类内在性语言能力所赐。

二、叙实性与事实性蕴含在词项与构式之中

众所周知，乔姆斯基主张人类具有天赋的习得语言的内在性能力，这种基于遗传的语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 的形式化表征就是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 理论 (详见乔姆斯基 2006/2015)。这对于理解儿童如何习得语言，以及什么是真正的人类及其语言的本质都有深远的意义；并且，被很多人认为是对当时 (20世纪50年代) 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的直接挑战。

1959年，乔姆斯基在《语言》(Language) 杂志上发表《评斯金纳的〈言语行为〉》(A review of B. F. Skinner's *Verbal Behavior*)，对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1904—1990) 的《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 Skinner 1957) 一书进行了评论。斯金纳在他的书里，试图用行为主义理论解释语言问题。斯金纳指出，人类的语言行为只是刺激和反应。其中，看见、听见和感觉到的东西是刺激，说出的话是反应。辨识出刺激，就能预测会有什么反应。他将“言语行为”定义为一种从他人那里学习得来的行为。乔姆斯基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说法。

Chomsky (1959) 的主要观点是，将实验室里动物研究中的行为原则应用到实验室之外的人类身上是毫无意义的，要想理解人类的复杂行为，我们必须假定负有终极责任的大脑中有一些无法被观测到的实体。乔姆

斯基认为成年人的大部分心智能力都是“先天的”(innate)。尽管儿童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会说某种语言,但是所有儿童天生都具有很强的“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得以在最初几年中很快地掌握某种语言。乔姆斯基(2006/2015)又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进一步说明。他引用16世纪瓦尔特(Juan Huarte)的思想:人类心智能力“在内部并由自身能力形成,是知识所依赖的原则”。据此,他认为对语言而言,“知识所依赖的原则”是人们所习得的内部语言(I-language)的原则。他还提道:

我不知道是否有更严肃的证据支持其他灵长类动物也和人一样有语言能力的论断。事实上,对我而言,我们拥有的任何证据似乎都支持这样的观点:习得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是人类这一物种所特有的能力,有很深层的限制性的原则决定着人类语言的本质。并且这些原则被深植于人类心智的特性之中。(乔姆斯基 2006/2015: 110)

乔姆斯基(2011/2015)则认为语言的科学(the science of language)是自然科学,它视语言为一种生物系统,由个体进化而来并且通过基因遗传给后代;它可以告诉我们何为自然语言,是什么将其赋予了人类(而不是其他生物),如何解释语言的出现和人类惊人的认识能力的形成。乔姆斯基坚信人类语言能力和其他理性能力(比如,数学能力等)是人类固有的本质,源于基因遗传(第一因素)造就的天赋结构(比如,普遍语法等)¹。

1 根据乔姆斯基(2011/2015),基因遗传是决定人类语言能力的第一因素,它决定了被称为第二因素的经验。经验是由我们的基因遗传因素基于语料而建构起来的。此外,还有自然法则这种第三因素决定着语言系统的结构和运算方式。当然,诸如经济原则或效率理论之类的自然法则,对语言、有机体、神经元的分布组织、动物的觅食策略甚至整个世界都起作用。详见乔姆斯基(2011/2015: 211-214)。

他不认为“这是一种无法当真的、近于宗教信仰式的原则”¹，也不怕被冠以“神秘主义”的恶名，而是主张坦然地接受我们暂时无法弄清楚的一切，并以此为起点着手研究(详见乔姆斯基 2011/2015)。

我们赞成乔姆斯基关于儿童生下来头脑中并不是白板(blank slate)一块，而是有各种先验的认知结构和语言能力这种观念。但是，我们相信，在语言运用中，基于经验的概念结构是认知结构和语言能力发挥作用的基础性认知资源，对于语句构成及意义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正如乔姆斯基(2011/2015)所指出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词项与概念之间存在什么差别，我们并没有什么独立于某种特定语言的概念。比如，“驴”是一个词项，也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语言的概念，也是一个进入思想的概念。概念显现在语言之中，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它们是不是独立于语言而存在。概念本身是否源自语言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能力(详见乔姆斯基 2011/2015)。通过调查语言运用中的实际事例，我们发现制约语义推理的许多机制就内置于语言的词汇或构式之中。或者说，隐含在词汇和句式中的某种语义成分及其背后的概念结构，甚至还有其外在的形式标记或线索，它们透露了说话人在命题的事实性或主观态度上的倾向性。其中，具有不同的叙实性功能的谓宾动词和不同类型的反事实表达句式，就为语言推理规定了方向并设定了轨道，从而成为方便人们进行语言生成和理解的导航机制。

三、本书框架

本书主要研究语言中的叙实性和事实性现象。叙实性现象由Kiparsky & Kiparsky(1970)首先提出，他们发现在英语中有的谓词能预设宾语小句是一个真命题，而有的谓词却缺乏这种能力，动词对宾语小句真值的不

1 这是乔姆斯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本科时的哲学导师尼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 1906—1998)对于乔氏天赋论的看法，他们的关系也因此而破裂。详见乔姆斯基(2011/2015)第14章的第128页。

同预设能力又会带来一系列的句法语义差别，由此形成了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的对立。利奇(1983/1987: 427-452)依据谓词对从属述谓结构(subordinate predication)规定的性质把相关谓词分为叙实(factive)谓词、非叙实(non-factive)谓词和反叙实(counter-factive)谓词三类。

当国外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动词的叙实性研究之后，汉语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却明显不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语没有叙实性问题，比如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汉语里动词的叙实性是怎样的？叙实性仅仅是动词的问题吗，能不能扩展到其他词类？叙实性的影响和制约因素有哪些，叙实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为了回答诸如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我们在本书中既对叙实性理论的来龙去脉做了比较仔细的梳理，又对具体的语言现象研究做了相对详细的介绍。第1—2章主要介绍叙实性研究的理论问题，为了回答“汉语里动词的叙实性是怎样的，跟英语等外语有什么异同？”这样的问题。第3—5章则通过汉语中“知道”“假装”和“感觉”等三类动词，分别介绍汉语的叙实动词、反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的研究，对它们的句法语义特征做了相对系统而详细的研究，基本建立了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系统。为了回答“叙实性仅仅是动词的问题吗，能不能扩展到其他词类？”这样的问题，我们在第6章介绍袁毓林、寇鑫关于汉语名词叙实性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把叙实性问题扩大到了名词上，从而丰富了叙实性研究的范围，也为汉语叙实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学界一般把表达反事实思维的条件句叫作反事实条件句，在英语等有虚拟式的语言中，反事实条件句一般用虚拟语气来表达，多采用时制后移的形态标记手段，来指明其前提与结果之间的假设关系是反事实的。本书第7—13章主要介绍袁毓林教授团队关于反事实表达与反事实思维的研究，主要包括反事实表达与反事实思维的关系、汉语母语者的反事实表达及其思维、反事实推理的逻辑机制和语用特点、愿望表达与反事实思维、法庭论辩中的反事实表达等，并通过对比英语、日语、韩语来说明汉语反

事实表达的形态特征和汉语反事实思维的特点。

第14章讨论叙实性和事实性在语言推理中的导航作用及其运作机制问题，同时还讨论叙实性跟命题态度与言语行为的关系、英语与汉语在反事实推理方面的差别等问题。第15章简要回顾了叙实性与事实性研究的历史，并对叙实性和事实性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同时对该领域的未来议题进行了设想。

叙实性与事实性问题不仅是一个语法现象，同时还是一个语义、语用以及逻辑问题，既关系到人们的语言交际和表达，又关系到人们的思维和认知，因此对语言的叙实性和事实性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叙实性与事实性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起源于欧美语言学界，引进到汉语研究以后，对于深入挖掘和阐释汉语的意义结构和推理机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李新良 浙江工业大学

袁毓林 澳门大学/北京大学

2022年11月

叙实性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语言学对句子意义和语句之间语义蕴涵关系的重视，逐步出现了比较系统的对有关词语的叙实性的研究。下面主要介绍Kiparsky & Kiparsky(1970)、Leech(1983)、Givón(2001)、Levinson(1983)、Karttunen(2014)和Kastner(2015)等对英语叙实性谓词的研究以及Karttunen(1971)对英语谓词蕴涵性的研究。

1.1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对叙实性问题的提出

Kiparsky & Kiparsky(1970) 首先指出，在英语中存在叙实谓词 (factive predicates) 和非叙实谓词 (non-factive predicates) 之别。例如：

(1) 叙实谓词：significant, odd, tragic, exciting, relevant, matters, count,
make sense, suffices, amuses, bothers

非叙实谓词：likely, sure, possible, true, false, seems, appears, happens,
chances, turns out

他们指出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在语法上存在一系列成系统的差别，

有些结构只允许叙实动词出现。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1) 只有叙实动词充当的谓语允许用that从句作补足语 (complement) 或用带上动名词 (gerund) 的fact替换that从句。例如:

- (2) a. The fact that the dog barked during the night *is significant/bothers me*.
b. *The fact that the dog barked during the night *is likely/seems to me*.
- (3) a. The fact of the dog's barking during the night *is significant/bothers me*.
b. *The fact of the dog's barking during the night *is likely/seems to me*.

(2) 和 (3) 的后面可以接由叙实动词充当的谓语, 不能接由非叙实动词充当的谓语。

2) 只有由叙实动词充当的谓语允许用动名词作主语, 或用形容词经过后加 -ness 变成的名词性成分替换 that 从句。例如:

- (4) His being found guilty.
(5) John's having died of cancer last week.
(6) The whiteness of the whale.

(4) 至 (6) 可以充当叙实动词的主语, 不能充当非叙实动词的主语。

3) 只有叙实动词才允许作为其宾语的名词fact带上动名词或that从句。例如:

- (7) a. I want to *make clear* the fact that I do not intend to participate.
b. *I *assert* the fact that I do not intend to participate.
- (8) a. You have to *keep in mind* the fact of his having proposed several alternatives.
b. *We may *conclude* the fact of his having proposed several alternatives.

(7a)和(8a)中的叙实动词make clear、keep in mind允许作为其宾语的名词fact带上动名词或that从句,而(7b)和(8b)中的非叙实动词assert、conclude则不能。

4)对于叙实动词来说,外置(extraposition)是非强制性的(optional),而对于非叙实动词来说则是强制性的(obligatory)。例如:

- (9) a. That there are porcupines in our basement *makes sense to me*.
 b. It *makes sense to me* that there are porcupines in our basement.
- (10) a. *That there are porcupines in our basement *seems to me*.
 b. It *seems to me* that there are porcupines in our basement.

包含叙实动词的(9a)和(9b)两种结构都是合语法的,而包含非叙实动词的(10a)和(10b)中只有采用了外置句的(10b)是合语法的。

5)动名词可以作叙实谓语的宾语,但是不能自由地作非叙实谓语的宾语。例如:

- (11) a. Everyone *ignored* Joan's being completely drunk.
 b. *Everyone *supposed* Joan's being completely drunk.

(11a)中的动名词可以作叙实谓语的宾语,但是不能作非叙实谓语的宾语。与之相反的是,有些结构只允许非叙实动词出现,不允许叙实动词出现。

6)大多数的非叙实动词都允许主语提升,而所有的叙实动词都不允许主语提升。例如:

- (12) a. It *is likely* that he will accomplish even more.
 → He is likely to accomplish even more.

b. *He *is relevant* to accomplish even more.

(12a) 中的非叙实动词 *likely* 允许从句的主语提升到主句主语的位置上, 而 (12b) 中的叙实动词 *relevant* 则不允许这种操作。

7) 只有非叙实谓词允许宾格 (accusative) 和不定式结构, 而叙实谓词不允许。例如:

(13) a. I *believe* Mary to have been the one who did it.

b. *I *resent* Mary to have been the one who did it.

(14) a. He *fancies* himself to be an expert in pottery.

b. *He *comprehends* himself to be an expert in pottery.

(13a) 中的非叙实谓语 *believe* 允许后面出现不定式结构, 而 (13b) 中的叙实谓语 *resent* 不允许; (14a) 中的非叙实谓语 *fancy* 允许后面出现不定式结构, 而 (14b) 中的叙实谓语 *comprehend* 不允许。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所指出的英语中的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的语法差别是非常明显的。然而由于动名词、不定式等结构是英语中有而汉语中没有的语法现象, 因此他们所揭示出来的这些差别对于现代汉语中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几乎没有适用性。要研究现代汉语中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的语法差别还得另辟蹊径。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接着又指出, 上面所揭示的种种语法差别都与一种语义上的差别存在紧密联系, 这种语义差别就是预设 (presupposition)¹。请比较:

1 预设 (presupposition) 也称作“前提”“前设”“先设”, 一个语句预设另一个语句, 当且仅当后者必须为真以保证前者在任何时候都有真值, 即 S 预设 S', 当且仅当 S 真则 S' 真, 而 S 假则 S' 也真, S' 假则 S 无真值。

- (15) a. It *is odd* that it is raining.
 b. It *is likely* that it is raining.

(15a) 包含了叙实谓词*odd*, (15b) 包含了非叙实谓词*likely*, 它们在语义上的重要区别在于: (15a) 预设(*presuppose*)了“正在下雨”(it is raining), 而(15b)则没有这种预设。所有的叙实谓词都有这种语义特征, 而所有的非叙实谓词都没有这种语义特征, 这是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的基本差别。

为了解释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在语法和语义上的种种差别,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假设: 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在语法和语义上的差别源于其补足语的预设_{在深层结构上的不同}。可以图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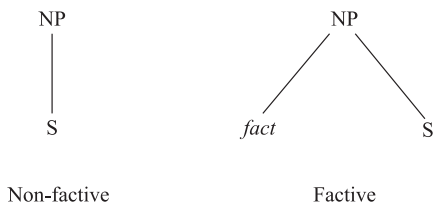


图 1.1 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补足语在深层结构上的差异

从这个假设出发, 他们认为最接近叙实句深层结构的句子是如下类型的句子:

- (16) I *regret* the fact that John is ill.

如果将补足语小句改写为动名词结构可以得到(17):

- (17) I *regret* the fact of John's being ill.

如果删除 *fact* 会得到 (18):

(18) I *regret* John's being ill.

如果将 *fact* 删除后直接应用于 (16) 那样的基础形式, 就会形成简单的 *that* 小句:

(19) I *regret* that John is ill.

有了这样的假设就可以将前面所示的叙实谓词表现出来的语法特点串联起来。为了证明这一假设的正确性, 他们又从叙实小句的句法孤立 (*syntactic insulation*)、中性的和歧义的谓语以及代名化等方面阐述了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在语法特点上的差别。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最后讨论了叙实性和情感义 (*emotive*) 的关系。情感义是去掉跟叙实性相关的语义特征后剩下的意义, 情感义补足语表达说话人主观的、情感的、评价性的反应 (*reaction*)。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内部都存在情感义与非情感义的区别, 如表 1.1 所示:

表 1.1 谓词的叙实性和情感义的关系

叙实谓词	情感义	非情感义
主语小句	important, crazy, odd	clear, well-known
宾语小句	regret, resent	be ware (of), forget
非叙实谓词		
主语小句	improbable, nonsense	likely, seem, turn out
宾语小句	intend, prefer, eager	predict, anticipate, suppose

从能否表达情感义角度来细化对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的研究,对研究现代汉语中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语法语义上的差异是很有启发作用的,后面我们会专门说明情感义和叙实性强弱的关系。

总体而言,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从叙实性这样一个比较新颖和独特的角度来研究动词语法语义关系上的差别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对于深化对动词的认识以及开拓较新的研究视角是意义深远的。可惜的是,文中虽然提到了叙实性、叙实谓词、非叙实谓词等概念,却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界定。该文讨论的是英语动词的叙实性,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对于同一语义所采用的语法手段并不相同,因此其揭示的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的语法差别对于研究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适用性较低,而他们从预设这一语义角度揭示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最基本的差别,以及将叙实性跟情感义挂钩,对于研究现代汉语动词的叙实性则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1.2 Karttunen (1971) 对谓词蕴涵性的研究

跟动词的叙实性比较接近的是关于动词的蕴涵性的研究,它们都涉及动词对宾语小句的预设问题。Karttunen (1971) 首先指出英语中存在涵义谓词 (implicative predicates) 和非涵义谓词 (non-implicative predicates) 的区别。英语中的某些谓词可以预设其不定式补足语小句表征的命题为真,这样的动词叫作涵义谓词,比如 manage、remember、bother、get、dare、care、venture、condescend、happen 等。例如:

(20) a. John managed to solve the problem. (约翰想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¹)

1 英语的 manage 跟汉语的对应比较麻烦,如果翻译成“成功地”则是句子的状语,此时它跟动词的涵义性无关;如果翻译成“设法/想办法”,那它就是一个非涵义动词,因为“想办法”去做的事情未必都能做成。徐烈炯 (1995: 191) 也承认,这个词很难翻译成汉语,他“姑且”把它译为“做到”。

- b. John solved the problem. (约翰解决了这个问题。)
- (21) a. John remembered to lock his door. (约翰记得要锁上自己的门。)
- b. John locked his door. (约翰锁上了门。)
- (22) a. John saw fit to remain silent. (约翰认为保持沉默是合适的。)
- b. John remained silent. (约翰保持了沉默。)

(20) 至 (22) 里面包含涵义谓词 manage、remember、see fit，它们分别预设补足语小句 “John solved the problem.” “John locked his door.” “John remained silent.” 为真。

与涵义谓词相对的则是非涵义谓词，这些谓词不具备预设其不定式补足语小句表征的命题为真这种能力，这样的动词如 ready、eager、willing、decide、want、hope 等。例如：

- (23) John hoped to solve the problem. (约翰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 (24) John had in mind to lock his door. (约翰想锁上自己的房门。)
- (25) John decided to remain silent. (约翰决定保持沉默。)

(23) 至 (25) 里面包含非涵义动词 hope、have in mind、decide，它们都不预设各自的补足语小句为真。

接着 Karttunen (1971) 又从断言 (assertions)、否定 (negation)、疑问 (questions)、情态 (modality)、时态 (tense) 等方面对比了涵义谓词和非涵义谓词以及相关概念。下面将分别介绍。

1.2.1 断言

Karttunen (1971) 认为，当断言一个以涵义动词为谓语核心的句子为真的时候，必然预设这个涵义动词的宾语小句也为真；而当断言一个以非涵义动词为谓语核心的句子为真的时候，并不预设这个涵义动词的宾语小

句也为真。它们的这种区别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呈现出来：

(26) a. *John *managed* to solve the problem, but he didn't solve it.

(约翰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其实他没有解决。)

b. John *hoped* to solve the problem, but he didn't solve it.

(约翰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他没有解决。)

(26a)以涵义动词*manage*为谓语核心，它可以预设自己的宾语小句为真，所以不能追补跟它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26b)以非涵义动词*hope*为谓语核心，它不能预设自己的宾语小句为真，所以可以追补跟它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

1.2.2 否定

Karttunen(1971)认为，否定一个以叙实动词为谓语核心的句子时，不会同时否定宾语小句，而否定一个以涵义动词为谓语核心的句子时，会同时否定宾语小句。换言之，在否定句中，叙实动词依然能预设宾语小句为真，而涵义动词无法预设宾语小句为真。例如：

(27) a. John *realized* that he had no money. \Rightarrow John had no money.

(约翰意识到自己没钱。)

b. John *didn't realize* that he had no money. \Rightarrow John had no money.

(约翰没意识到自己没钱。)

(28) a. John *remembered* to lock his door. \Rightarrow John locked his door.

(约翰记得要锁门。)

b. John *didn't remember* to lock his door. $*\Rightarrow$ John locked his door.

(约翰不记得要锁门。)

(27) 中的叙实动词 *realize* 在肯定句和否定句中都能预设自己的宾语小句为真, 而 (28) 中的涵义动词 *remember* 只能在肯定句中预设自己的宾语小句为真, 在否定句中则不具备这种能力。也就是说, 否定叙实动词句不会同时否定该句的预设, 而否定涵义动词句时则连同预设一起否定。

Karttunen (1971) 还指出, 否定一个以非涵义动词为谓语核心的句子时, 不会对宾语小句的真值产生任何影响; 这也是涵义动词和非涵义动词的一个重要区别。例如:

(29) a. *John *didn't manage* to solve the problem, but he solved it.

(约翰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 但其实他解决了。)

b. John *didn't hope* to solve the problem, but he solved it.

(约翰没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但其实他解决了。)

(29a) 中的涵义动词 *manage* 受到否定以后, 不允许追加跟它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 而 (29b) 中的非涵义动词 *hope* 受到否定以后, 允许追加跟它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 否定一个以涵义动词为谓语核心的句子时, 会同时否定宾语小句, 再追加的其实是跟它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 所以会造成语义矛盾; 而否定一个以非涵义动词为谓语核心的句子时, 却不会同时否定宾语小句, 也不会因此产生语义矛盾。

1.2.3 疑问

Karttunen (1971) 认为, 针对一个以涵义动词为谓语核心的句子进行是非问 (yes-no questions) 就等于直接对该动词的宾语小句进行提问。例如:

(30) a. Did John *manage* to solve the problem? (约翰想办法解决问题了吗?)

b. Did John solve the problem? (约翰解决问题了吗?)

如果对(30a)的回答是肯定的,意味着说话人认为约翰已经解决了问题,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则意味着说话人认为约翰没有解决问题;对(30b)的回答也是同样的情形。也就是说,无论给(30a)什么样的回答都意味着同时回答了(30b)。

而对一个以非涵义动词为谓语核心的句子进行是非问,跟直接对该动词的宾语小句进行提问没有任何关系。例如:

(31) a. Did John *hope* to solve the problem? (约翰希望解决问题吗?)

b. Did John solve the problem? (约翰解决问题了吗?)

针对(31a)的肯定回答并不意味着说话人知道约翰解决了问题或者打算去解决问题,无论给(31a)什么样的回答都不意味着知道对(31b)的回答。

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实质在于,针对涵义动词的是非问句等于对这个涵义动词进行了否定,而如上文所示,否定一个涵义动词就等于否定了它的宾语小句,即涵义动词在否定句中不能再预设它的宾语小句为真。

Karttunen (1971) 认为有些涵义动词可以用于祈使句(imperatives)。例如:

(32) a. *Remember* to lock your door! (记得锁上门!)

b. Lock your door! (锁上门!)

如(32)所示,以涵义动词remember为主要动词的祈使句跟直接由它的宾语小句构成的祈使句是等效的。